

賀揚靈遺著

杜立特降落天日記

中國文化服務總社印行

賀揚靈著

杜立特降落天日記

胡適題

序

杜立特中將，是美國著名的飛行家。爲人慈和，勇敢，有絕好的技術，在歐非戰場，曾建立顯赫的功績。他領導炸東京，還是一個中校階級，炸後降落在天目山上，這在戰史上是一種奇蹟。日本經此一炸後，就倒了霉，慢慢的吃到美國山遂島而越島反攻戰略的苦頭。直到原子彈落到長崎廣島，嚇得敵皇遞降書，纔結束所謂「皇國久長」的命運。

這次偉大的壯舉，給予中美日三國的軍民意識上，有幾種極大的不同影響：

一、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以前，美國多少人認爲日本對美國，還有幾分善意的，自己對日本亦有幾分輕視，以爲日本儘管與中國作戰，但不敢將我們美國人的虎鬚的。這一偷襲，纔燃起每個人的怒氣，認爲日本陰狠險惡得太可怕。杜立特這次轟炸，自然替大家發洩了一點憤，同時亦加強了美國進一步消滅敵人的勇氣與決心。

二、日本的陸空軍，原來大多佈置在南太平洋中國本部與東北。經此一炸，使得日本不得不調回一部分飛機與陸軍，留守自己的本土。並且造成一種神經戰，日本不能不天天準備防空洞逃命，提心吊胆的嚴密警戒，以防美國侵襲。

三、日本軍閥在國內，一貫採用欺蒙人民的政策，說皇軍如何「無敵」，說只有：「我們炸人家，誰亦不敢炸我們」。這一來，牛皮吹破了，美機掠過東京街頭，不到一百呎上空，把小鬼嚇慌了，逃的逃，推的推，喊叫的喊叫，仆倒的仆倒——於是大家甦醒了，知道軍閥的話是撒謊，是不可靠；對於整個戰事前途，開始悲觀失望。尤其是日本軍人，一向是驕傲不可一世的，這一來，臉上亦不免塗抹了喪氣的色彩。

四、中國自七七事變以後，無論前方後方，遭遇到獸機的無情蹂躪，無量數的生命與財產都毀滅了。在杜立特炸東京的前夕，敵人又佔領了香港、星加坡、更偷襲了珍珠港。中國人看到英美亦吃到虧，不免更墜了氣息。現在聽到東京被美機炸了，任何角落裏的中國人都跳躍起來，興奮得要發狂，都說日本鬼子亦在吃炸彈了，美國徹底是不可侮的。

以上所獲得的結果，對於中美兩國增加了戰勝的信心和勇氣；而於敵人開始喪失必勝的信念，漸漸地失望、動搖、恐懼，以致失敗投降。這一個反比例，可以說；我們在心理上打了一個大勝仗。所以我常說：杜立特的轟炸東京——給予敵人物質上的損失是有限的，而在攻心的收穫是無比的。

後來杜立特又領導一隊飛機，首先在福馬投下一顆炸彈，他當時有一封信給我，說起這一件事情。去年八月敵人投降，我檢點行李要挺進杭州，纔知道這封信，不知什麼時候失掉了。另外杜立特和我在天目山合照的相片，有一張杜立特五個人都親筆簽了名，記得在屯溪展覽過，亦不知什麼時候失掉了。

我爲這兩件事，對於杜立特那幾位盟友，抱着很深的歉意。

我現在解除在浙省的任務，有北上之行，過滬小作勾留；抽閒寫出這份稿子，自然有許多掛漏的。尤其是參加八個整年戰鬥的我，偶然再拿筆桿，覺得有點生疏；如有人責備我的文字不好的話，我當長揖而拜之曰：該受教矣！

三十五年七月於上海

目錄

序

一、雨夜機聲·····	一
二、降落傘部隊·····	二
三、潘莊初遇·····	三
四、土槍圍捕·····	四
五、午餐祈禱·····	五
六、離艦以前·····	六
七、東京投彈·····	八
八、被迫降落·····	一〇
九、飛行十三小時·····	一〇
十、意外遭遇·····	一一

十一、尋找機骸·····	一二
十二、兩個報告·····	一四
十三、歡迎杜立特·····	一五
十四、臨別一封信·····	一七
十五、安全到衢州·····	一八
十六、回到華盛頓·····	二〇

附 件

一、杜立特致作者之備忘錄·····	二二
二、杜立特報告華府電·····	二三
三、李納德轟炸東京雜記·····	二三
四、衢州途中杜趙問答筆錄·····	二五
五、美國空軍總司令安諾德謝狀·····	二六
六、中國戰場美軍司令魏德邁亞謝狀·····	二七

杜立特降落天目記

一 雨夜機聲

天目山位置於浙江極西北的點上，海拔一千六百餘呎，有常綠的杉林與古剎，居住着四五十戶儉樸的人民，因為山高地僻，民國以來多少戰亂，都沒有踏進這片土地，一向的生活是樸素是閑靜。

抗戰初期，浙西行署設在這裏，它帶來戰爭的氣氛，古剎的生活開始變動，蛻化，一切都是新樣的，政教人員來了，青年來了，士兵來了，許許多多前所未有的事情顯露在面前，給這座世外的名山留下訴說不盡的故事。

我來主持行署是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在長期的駐留中，遭遇到六次以上的盲目流竄和一次極殘酷的轟炸，於是這山裏的居民，直接受到了戰爭的災難，無情的彈火摧毀了全山的精華百分之七十，甚至最無敵意的寺院，病院，學校，報館和老百姓的豬圈，也成了敵人軍事的目標。

這裏也發生了一次最意外的遭遇：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天氣陰森，山裏的白晝顯得分外的短促，五點一過，屋外已經是黑漆一



團，霧氣從門窗的隙縫中透進來，春寒逼人。飯後，天氣越來越壞，暴風夾着驟雨，一陣緊似一陣，這時我正在一盞盞黯的煤油燈下處理一件不關緊要的公務，偶而聽到一陣低沉的引擎聲，起初，我還以為是風刮樹林的呼嘯，過後，這聲音不絕的在山四圍迴蕩，時遠時近，我確信這是一種重轟炸機上發出來的吼聲，立刻打電話給防空哨和駐在附近的部隊機關，寺院和居民，提高警覺，施行燈火管制和派出必要的警戒。機聲一直在左近盤旋，約莫有二十分鐘，忽然一聲巨響，落在不遠的山外，消逝了。屋外除了風雨交作的喧擾，再也聽不出其他聲息。

這一夜，大家都以這怪機聲做話題，打發壞天氣帶來的不愉快之後，懷着不安和詫異的心進入睡鄉。

二 降落傘部隊

我住的屋子叫潘莊，是築在山坡上的一所別墅。五點鐘起來，看看天雖稀疏疏疏的下着小雨，但案情外一片蔚藍，天空開始明朗了起來，叢林間和山腰裏霧波飄流，一夜的風雨似乎帶來了春天的溫和，眺望遠處，覺得心曠神怡，我再也想不起昨夜的不愉快了。

我的佣人走來告訴我，說臨安縣政府，來電話報告，離天目山三十里左右的青雲橋附近，發現德寇的降落傘部隊，鄉民正在兜捕，這雖是一個驚人的報告，但我委實不敢相信這是可能發生的事情，接着

駐在離天目山十里外的青年營士兵，從白灘溪也來電話說有兩個外國人要送上山來。這倒使我越感起來，怎麼天目山的外圍被外國人暗地佔入了嗎？但是這是從任何一方面推測都是沒有理由的。

三 潘莊初遇

盥洗以後，我苦思這個題目，找不出最好的答案，接濟青年營的李營長來電話，才解除了我的疑慮。原來駐在白灘溪的士兵，發現一家牛車裏躲着兩個穿軍衣的外國人，一個短小精幹，一個比較高大些，經詢問以後，才知道他們是昨晚用降落傘跳下來的美國空軍，才知道昨天日本重要的城市第一次遭受了空中的襲擊。道消息震驚了當時的我，也震驚了全山的人們，我立刻要他們護送到這里來，同時囑咐我的妻子繼芳去準備一點半西式早餐，歡迎我們這兩位難得的客人。

七時三十分，李營長陪着他們上來。

那個短小精幹的美國朋友一上來就緊握着我的手，說了許多感謝的話，一面他又勝說自己的勇氣，和上帝的佑護，才不致降落在敵人控制區域裏。他率直的介紹自己叫做杜立特（Doolittle），領導這次轟炸東京的就是他，那個高個子叫寇爾中尉（Cole），是一個得力的助手，最後他又幽默的介紹他的靴子，說是昨夜他降落在一片剛施過肥的水田裏，這靴子漲滿一肚子臭水，他討厭它就丟在地上不要了，但是第二天走路認為還得用靴子，又把我的老伴找回來。他說得那麼認真，滔滔不絕，叫你怎樣也不相

信他是經過了二十小時的風雨和饑餓迫害的人物。機芳來叫我們去進早餐，這才使他收拾起話匣子，看自己那付狼狽的樣子，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手勢，第一次困惑地伸出手來和她握手道謝，最後他又埋怨自己已不懂得對中國女太太們的禮節。

餐後他們都洗了一個澡，換上他們陌生而我們穿慣了的服裝，拖着布鞋蹣跚而行，還是滿口的「頂好」「頂好」，引得我們哄堂大笑。

四 土槍圍捕

約莫十一點鐘，青雲橋區署來電話報告有三個美國空軍，已經派人護送來了。

據說經過是這樣的：

「今晨有個老百姓走過山林，發現有三個帶槍的外國人躲在裏面，他就想起政府裏宣傳說要當心德意的降落傘部隊，就趕回去告訴鄰近各村，鳴鑼集合當地的土槍隊四處兜捕，偏偏這三位美國朋友不會說一句中國話，祇好一面搖手，一面朝天開槍，逃到高山上去，他們還以為降落在敵人的佔領區裏了，幸而區長得訊得快，他會說幾句英語，跑到山腰裏招呼他們下來，纔沒有釀成意外的悲劇。」

我把這消息轉告杜立特，他高興得跳起來，抱着寇爾狂吻，大聲的說：

「謝謝上帝！我們都活著了！」

杜立特一直不耐煩地等着他的伙伴。

一點鐘左右，李區長護送波特（Potter）中尉，白萊米（Bridener）軍曹，和里那得（Leonard）軍曹來了，這三個人都長得一樣的強壯，有一位手上長着茸毛，凶狠的臉，掛着手槍，緊張的看着我們，直到他們發現了他的領隊——杜立特，狂喜的衝過去。杜立特張開兩臂，緊緊的擁抱他們，和他們一一接吻，撫弄他們的頭髮和面龐，並且反覆的說：

「伙伴們，我們成功了！我們都活着！」

五 午餐祈禱

過了兩點鐘，機方才來邀請客人去進午餐，我們依次坐下，每個人的面前，早就放着斟滿了紹興酒的杯子，我正要起來舉杯慶祝他們的成功和健康，他們忽然低下頭，默默的做起禱告來：

「上帝保佑了我！」

室內的空氣頓時顯得嚴肅，我雖然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會做禱告，我只像在總理紀念週時那樣的靜默，也為他們慶祝再生，慶祝勝利。

大家都喝了些酒，興緻極高，為了紀念這次奇蹟式的遭際，飯後在門口拍了一幀相片，後來他們想到衣服不整，鬍子未刮，又有些不安和歉意，一種難以爲情的神態一再的表示出來。

在小客廳裏休息。

大家圍坐在一只朱漆圓桌的四週，縱談轟炸的經過。杜立德還從口袋裏抽出一張地圖，據說這圖是根據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測量局一九二六年繪製成的，比例四百萬分之一，不但是過於簡略，而且有不少錯誤的地方。他又對我解釋美國現在還沒有一張可供飛行用的遠東詳圖。接着他又希望中國政府能幫這個忙。我看到那張地圖上畫着許多紅圈和直線，杜立特告訴我這是指示要轟炸的目標——東京、大阪、名古屋、橫須賀等地以及預備降落的中國空軍基地如衢州，玉山和麗水，並且特別在重慶做了一個觸目的記號。

六 離艦以前

杜立特的談話是激昂的，他說到緊要的地方，用一個手勢加強語氣的力量。起首他說他是一個空軍中校，他又指着他們的伙伴說：「參加這次帶着極大危險性的遠征，都是他們志願參加。日本人不顧道義的偷襲珍珠港，每一個美國人是不能沉默的，我們要報復這一個仇恨，於一九四二年一月開始嚴密的準備。在格林飛機場上，我們訓練了三個月，完成許多必要的學習。出發的地點在舊金山，當時有航空母艦兩艘，一艘是「黃蜂號」，載着中型轟炸機十六架，一艘載着戰鬥機。」杜立特說到這裏楞了一下，歎然說：「種型和數目現在我也記不清楚了。此外還有巡洋艦四艘，掩護我們前進。我們在艦上，

一面檢查裝備，一面繼續學習。」

「我們駕駛的飛機，是陸軍四〇式雙引擎中型轟炸機，每一引擎有一千七百匹馬力，每機可帶重五百磅的燒夷彈四枚，這種燒夷彈，內含有一二八個小燒夷彈，當母體爆炸的時候，這些小燒夷彈就像流星一樣的施放開去。駕駛員五名和輕重機關槍三挺。」

「十六架飛機裏面，有七架指定去轟炸東京，其餘的分炸東京附近的大阪，神戶，橫須賀和名古屋等地。」這時杜立特驕傲地指着地圖上的紅線和紅圈說：「我們爲了尊重一個國家的尊嚴，和減少日英民族間的仇恨，我們的任務是去摧毀日本軍需工業，不准轟炸皇宮。」

說到這裏，杜立特笑了一笑，幽默地繼續說下去：

「我們的飛機掠過皇宮的上空，真不曉得那位皇帝躲在什麼地方，我猜想當我們投彈的時候，他一定吃驚不小的。」

這時候我的女孩寶寶放學回來，推門看到這些外國人，輕手輕腳的走到我的身旁，張大着眼睛，一個一個的端詳他們的面貌，驚異地牽着我的衣角小聲的問：

「這些人是那裏來的？」

「他們是天上掉下來的。」我半玩笑地告訴她。

這才打斷了杜立特的話頭，看看我對她的態度，似乎明白了她是誰，笑嘻嘻的跑過來，撫弄着她的

頭髮，一會兒抱着她舉得高高的，向他的伙伴們伸出大拇指，高聲叫着一句生硬的中國話：

「頂好！」「頂好！」

七 東京投彈

我的女孩吵着要下來，杜立特拗不過她，一放下地，就一溜烟的跑出去了。

停了片刻，杜立特再講他們的故事：

「東京的東向，對太平洋方面，有敵國防空線兩道，大部份敵機都集結在那裏，爲了要繞過這防線，我駕駛的飛機就不得不側向北方飛行，再轉達東京的上空。我們飛得很低，好投彈。我們要轟炸的目標，有幾次幾乎觸到人家的屋脊。我看清楚尾隨着我後面的一架飛機是胡佛中尉駕駛的，其餘的十四架我還沒有發現，我想也許是起飛較遲的緣故。」

「我到達東京上空已將近中午，那時的天空很明朗，東京在太陽底下閃爍，也很清楚，甚至有幾個驚慌的臉色，也能够看得明白。」

「我在東京二千五百呎的上空，發現敵國的阻擊汽球，並且看到好幾架驅逐機升空截擊，我故意將機身略向左方一側，但敵機也向左方掠來，并且速率很高，飛在我的面前，我猜想這班狡猾的傢伙企圖攔擊。但是我並不因爲這個威脅而變更我的飛向，反而更快的飛過去，當我駕駛的飛機飛臨敵機的下面，

我急速的將機身向右轉，牠事先沒有防到這一着，等發覺中了我的計策，已經追不上了。我就這樣的脫了險，那時我看到胡佛中尉所駕駛的飛機，也沒有受到什麼打擊，保持著四百碼的距離，追隨在我機的尾後。」

「記得是十點三十分鐘，我在東京投下第一顆炸彈，接着附近也閃起來幾處火簇，我知道我的伙伴也開始轟炸了，在極短促的時間，我放完了所攜帶的炸彈，據我所知，最後投下的一枚，似乎沒有什麼大效果。我把轟炸的情形，全攝入裝置於機尾的鏡頭裏，可惜這次降落時把它弄掉了。」

杜立特惋惜的吐出一口氣，停了一下。繼續說：

「當擲下最後一枚炸彈以後，我急速地把機身轉向南方，因為原定的計劃，我駕駛的一架直飛中國衢州，沿線我機越過敵人的飛機製造廠和不少軍營，因為再也沒有炸彈可以投擲，也就快速的越過這些帶有危險性的區域。」

「我離開了日本的領空，有一架友機自左方飛來，我認得這是胡佛中尉的飛機，他很安全地向濱中國杭州灣的南面飛去，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欣慰。」

他的伙伴聽到這裏，熱烈的鼓起掌來，有的抱着杜立特狂吻，但是他推開他們，變得非常莊嚴的說：

「孩子們，收起你們過早的歡樂吧，我們和胡佛中尉雖然獲得了安全，但是還有十四架飛機不知下

落，我們能不爲他們擔憂嗎？」

八 被迫降落

杜立特講話非常流利，有規律，像是一個陸軍大學裏的教授，也像一個久歷戰役的軍事參謀長，他講話的時候，用一枝粗的紅藍鉛筆在地圖上東指西劃，最後他指到中國地帶的一部份，停止着說：

「我們奉命降落的地點，是衢州、玉山和麗水三個機場，當我飛抵中國海岸的時候，天色昏暗，氣候忽然變得很惡劣，海面瀾漫着雲霧，天也一點點的黑下來了，爲了適應風向，我只得把機身略向左偏，飛到天目山的上空。那時地面多霧，看不清楚究竟是個什麼地方。我們在烏雲層裏盲目地盤旋了十多分鐘，仍然沒有和地面取得聯絡。這時候，汽油已經用盡，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做飛衢州的打算了。」

「於是我們決定跳傘降落，也無法顧到下面是不是日本人的控制區？我把油箱關閉以後，五個人就依次的跳下來，我是最後離開飛機的一個，曾聽到飛機觸地的響聲，我不知道它現在落在什麼地方，成了什麼樣子，我希望能再看到它一次。

說到這裏，杜立德沉默了一會，好像爲他的飛機誌哀似地。

九 飛行十三小時

杜立特坐下來抽煙，眼睛看着個個的煙圈兒，像是什麼問題捉住了他。

繼芳端來幾杯咖啡，才打斷了他的沉思，他一再的道謝，立起來又坐下，看看他的伙伴說：

「想不到在這樣的山鄉裏還能嘗到咖啡的滋味，今天的午餐已經太豐美了。」

杜立特沒有喝他餐後習慣了的咖啡，又沉入他的思索裏，我猜想他要為這次轟炸的經過作一個結論，果然，一會兒他站起來說：

「我們由母艦起飛，化了五個小時，才到達東京的上空，又化了八個小時，才降落在中國的地面上。持續飛行了十三個小時，全程約計二二四〇哩。據我的推測，因為我們和地面沒有把聯絡工作做好，轟炸東京的十六架飛機可能全部墜毀，同時我也相信我們的伙伴都有一個很好的命運，會安全的降落在中國的地面上。」

最後他告訴我說：

「照預定的計劃，這些飛機到達中國以後，將集中在衢州機場，準備隨時突擊日本本部的。」

十 意外遭遇

杜立特喝了一口咖啡，似乎覺得還有些話要補充，於是：

「我們這次轟炸東京，差不多全照訓練的計劃進行，但有幾件意外發生的事情：

第一、我們原定的計劃，由母艦載運我們，在四月二十日黎明前二小時，駛抵離東京灣五百哩的洋面起飛。但是十八日五點鐘又二十分，距離東京灣八百哩處發現敵人偵察機一架，兵艦一艘，雖然不能斷定他們是否已經看到我們，把情報傳至東京，但爲防患計，我們不能不提前起飛，這樣就增加了三百哩航程，也多消耗了三百哩航程的汽油，影響以後的持續飛行。

第二、飛機抵達東京上空，天氣特別晴朗，目標暴露，容易遭受敵機的襲擊。

第三、飛抵中國海岸時，天氣突然變壞，風雨如晦，在天昏途迷中摸索，最後終於被迫降落。這幾點，都是我們初料所不及的。」

結論做到這裏，他似乎有一些疲倦了。

我和趙秘書還有一位沈參謀告訴他，這裏有一個設備够得上「完善」的旅舍，給他們準備了幾間房間，杜立特和他的伙伴連聲道謝，步出潘莊，忽然看見階前有兩株櫻花，杜立特回過頭來像一個預言家似地說：

「日本就像他們崇拜的櫻花底命運一樣，容易開，也容易謝」。

十一 尋找機骸

二十日上午十時，天氣晴和。

杜立特一行和趙秘書上來，互相寒暄以後，話匣子又打開了。我們談到珍珠港被襲以後的情形，又談到美國在南太平洋反攻日本的戰略和時間問題，他坦率的說：

「我想不會出一年的時間吧。不過歐洲戰場必先反攻。」

我又問到珍珠港被襲以後，美國孤立派的感想如何？他不假思索的回答說：

「他們已氣得要噴火了！」

昨晚我曾要求他寫點關於這次轟炸東京的經過，這時候，他從衣袋掏出他們黨的筆記，問答及備忘錄及打去華盛頓電稿交給我，紀念彼此難得的遭遇。

當我告訴他已發現他的飛機墜落在離這裏六十里的吳天關，問他是不是要去看一下飛機損壞的情形。當時他真高興得像一個小孩子似的，不假遲疑的說：

「是的。我想立刻到那邊去看一看，希望我們那個照相機沒有受到什麼損壞和失落。」

接着，他摸了一下下巴，幽默地說：

「還有我應該找到刮鬍子的刀子，這兩天它已經長得不像話了，幸而我的女朋友不在這裏。」

當他和趙秘書離開天目山，已經是二點過了。杜立特坐着人力車，沿着蜿蜒的山徑前進，趙秘書帶了幾個隨從，騎着從日本人那裏俘的馬上走在他的前面。山裏的鄉民都擁來看這位從天上掉下來的客人，杜立特對他們看看，趙秘書把意思告訴他，他笑着向他們點頭。

十二 兩個報告

二十一日晚上接到趙秘書從雲梯送來的兩個報告。

第一個是報告尋覓飛機經過的情形：

「奉 命陪杜立特中校赴寧國縣之吳天關查勘美國航空墜降落之機體，抵達降落地點時，距該機體被居民發現時間已有三十小時之隔，以此機上之衣箱衣袋用具食物以及機上之輕重機槍，已被撿起一空，甚至當地居民及外鄉來山參觀機體之人民，多以石片敲擊機體，將零件搗去，當時職除命令當地之副保長吳某負責保管，並禁止人民再行拆毀外，並分別派衛兵嚴行追究機上遺失之物品及零件。當在嘯天鄉（寧國縣轄）之鄉公所及吳鄉長家中，搜出美機師衣服二十餘件，空袋兩隻，及輕機槍一挺，子彈三百四十發。又在該鄉人民朱某家中搜出地圖公文一小部分，據杜中校云：「機上遺失之衣服重要者，計小黑皮箱一隻，帆布袋六隻，照相機一架，就中有一帆布袋，係裝置重要之公文地圖等，希望能覓回」等語。茲查在嘯天鄉鄉長家中搜出之布袋，均已空無所有，在該鄉居民朱某家中竟搜出地圖文件等，所有重要公文及衣服等究竟係吳鄉長取去，抑係居民分取，不能究明，職於昨日下午回山時，即命該鄉長隨同來山，據職微見，如再嚴加稽訊，或可追出其餘物品。」

第二個報告是機體損毀的情形：

「墜毀之飛機，爲美國陸軍轟炸機B-17型一架，墜落地點爲安徽寧國縣嚙天鄉之長天關山上。因杜上校於躍出機體時，將引擎油箱關閉，故機體並未焚燒，惟飛機墜落時與山地衝撞之故，致機體分裂五處，機首及推進螺旋於山脚，機體分兩段，停於山頂，機翼及輪子落在山谷中，機中之輕重機槍及機尾裝置之快速轟炸攝影機，均已爲人取去。」

這一架具有歷史意義的殘機，是第一次轟炸東京最好的紀念物，它曾經領導了十五架其他的飛機，在東京上空警告日本軍閥，他們所造成的血的恐怖，必須用血來償付。在三十二年的秋天，浙江省主席黃季寬先生巡視到浙西，我們把它安置在天目山忠烈祠前面的廣場。

也是奉安它的忠魂！

十三 歡迎杜立特

二十二日下午，天目山各界在宋陀峯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參加的有公教人員，有中小學生，有遊擊區來的學員，有劇團演員，有士兵和僧尼，約有兩千多人，差不多把全山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集合在一起了。杜立特進場時那種狂歡的呼聲和不斷的鼓掌，真有「震耳欲聾」的感覺，他和他的伙伴們頻頻點頭，表示謝意。幾個小女學生過去獻花，走到半路上又躊躇不前，你推着我，我推着你的把花塞在杜立特的手裏，這種不是訓練出來的禮節，更顯得真摯動人。杜立特用一種感激的眼光看着大家，我

相信他一定會懂得這羣人爲什麼這樣的歡迎他們。在不斷的掌聲中，幹部訓練團的張教育長困難地致完歡迎詞，接着就請杜立特對大家講幾句話，他有禮貌的謙遜了好幾次，說他不會對羣衆「演說」，他特別把演說這兩個字加重語氣，但是台下的掌聲像雷一般的催促着，他終於走上了講台，大家忽然靜下來，一點聲息都沒有。

他微笑的望齊下面黑黝黝的人頭，開始對大家講話，說到緊張的地方，幾千隻手伸在空中揮搖，高聲呼嘯。最後他說：

「這次轟炸，是一個開頭，我相信以後還要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無數次的向日本本土施行轟炸，一直到敵國無條件投降爲止！」

於是，更獲得了歷久不停的掌聲，響澈靜寂的豁谷。杜立特下台來就被羣衆捧到半空中，他笑着向大家揮手，事後他激動地說：

「中國人民是太可愛了！」

散會以後，我陪着他去遊龍潭、華嚴洞、太子庵，最後他看到被炸的禪源寺，一片瓦礫，他憤然的說：

「日本人就是這樣的不顧人道！」

沿路的鄉民曉得了他就是帶着飛機去炸日本的英雄，拿出他們平日愛惜的母雞、蛋、花生、鞋子、

送給他，有一個小和尚送他一小竹簍茶葉和筍乾，杜立特拿着筍乾問趙秘書說：「這是不是聞名的香腸」，引得大家大笑不止。

十四 臨別一封信

二十三日十一時又在潘莊午餐，杜立特急著要到重慶去轉道回華盛頓，順便經過衡州上饒探詢他的伙伴及飛機的下落，他那種懇切的表示，使我們無法留他們多住幾天，就爲他們準備車馬和食物。

他臨走的時候，送我一件皮衣，一雙皮手套，還有一些可紀念的零星物件，他緊緊的握着我的手不放，有無限黯然惜別的情緒。我送他們到迴龍橋，正要分手的時候，他把預備好的一封信，從布袋裏取出來交給我：

「浙西行署主任賀揚靈將軍閣下：此次同人到達天目山，承蒙賜與種種招待與協助，鄙人謹代表本人及各同伴對於閣下及趙秘書及其他貴同事表示感謝。此次經過貴國，得獲有機會讓吾人共同敵人以打擊，深感滿意。並盼此僅無數打擊之開始，更盼於最近期內能自貴國將侵略者驅逐出境。而建立滿意與永久之和平。此頌大安。」

美國空軍上校杜立特謹啓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十五 安全到衢州

杜立特一行人走了以後，潘莊突然靜下來。倒有些悵惘的感覺。

趙秘書陪着他們，沿途都有電話報告，二十六日下午他們安抵衢州，趙秘書在二十九日有一個書面報告沿途的情形：

「賀主任鈞鑒：本月二十三日職率

命護送美國航空隊杜立特中校等五人赴衢州，當日下午抵於潛，下榻觀山簡師，周專員沈縣長設宴招待，晚由簡師同學舉行歡迎會，陶總指揮亦在座。次日上午九時離於，中午抵麻車埠小學校進午餐，小學生集合獻花，並請杜中校演講，杜擊掌者再，始略陳辭。渠告職：「生平僅知對軍人演講，對兒童講話，此實為第一次。」過麻車埠後，行程加速，幾乎晝夜不停，每站除縣長歡迎外，民衆歡迎多不勝舉。

二十四日下午五時抵分水，鍾縣長鳴砲郊迎，飯罷，即連夜舟赴桐廬。廿五日上午四時泊岸，黃縣長及王局長來舟中致敬，晨五時易伏啓錠，下午四時泊嚴東關，縣長之代表楊委員來迎，杜中校躊躇，未登岸，略憩二小時，則行。二十六日晨九時抵蘭谿，徐縣長迎赴縣府進早茶，六十三師，趙師長亦在座，當由徐縣長電衢州機場，派汽車來迎。中午職及杜中校一行六人，偕乘汽車赴衢州，三時抵機場，

當由陳站長接待，此路上經過之大概情形。

衢州機場派來汽車，車身甚小，不能容納行李，遂將行李留在蘭谿。次日職仍回蘭谿取行李來金華，並命衛士馬宗堯將杜中校之衣服送往衢州，以此週折，遂滯留金華三日，然亦以此餘閒，得將此案經過連命草成報告一份。惟金華每日均有警報兩次，每次持續二三小時，以此僅能於夜間執筆，草率疏漏，自所不免。

衢州空軍總站刻尚有美空軍人員二十一名（杜等在内）二十五日曾送走一批，計二十五人，另有五人自南城趕赴鷹潭，轉赴重慶。聞西伯利亞降落一架，就已發現者計算，安全飛返者尚不止十二架，日本廣播謂擊落九架云云，足證其無稽。

杜中校到衢州後即參觀機場，職幸得參加巡視，據杜中校云：「此機場頗完善，可停留美國各種飛機也。」（後來敵軍幾路攻浙贛路，衢州機場被毀。）

自分水至蘭谿舟中，職得深察杜中校之為人蓋仁慈、嚴肅、精密、幽默、兼而有之。比至嚴東關，一美國牧師登舟，對於國人的弱點頗有暴露。職均一一針對其鋒闢之，例如美國牧師以爲中國人知有家不知有國，職謂：「過去中國人忠君過於愛家，君即國家表象之元首也 *King and*，近代之青年則更確知愛國重於愛家矣。」又不來梅問：「中國人除生命外，最寶貴何物？」牧師以爲最寶貴物質生活，職當即以孟子捨生取義之義駁之，謂：「中國人固寶貴生命，然正義當前，雖犧牲生命不顧也。」杜中校

頗慨嘆此語，以爲與美國道德標準相合。

此外，杜中校告知職有關空軍之事頗多，其言行亦殊動人。職等於衢州握手言別時，均有黯然之感也。

職明日赴上饒謁顧長官，如有特殊事件當隨時奉報。」

十六 回到華盛頓

敵人經過這次轟炸，認爲美國將以衢州麗水等機場爲轟炸日本本土的空軍基地，遂決意進行浙贛路大會戰，五月十五日敵人集兵十萬分路進攻，六月六日、十二日、二十四日衢州，玉山，麗水機場相繼淪陷，敵騎直薄上饒，浙西與浙東交通被封鎖隔絕。而杜立特從華盛頓寄出的信却在這個不愉快的時候接到：

「浙西行署主任賀揚靈將軍閣下：前在貴省，鄙人及各同伴，承蒙盛意招待，茲特馳函前來，敬表謝意。此次若非獲閣下之協助與合作，不做鄙人之同伴，即在附近之其他空軍隊員，定將遭遇無窮之困難。承派趙福基先生作伴更所感激，趙君見識優良，爲人和善，沿途受益不淺。鄙人希望異日能有機會得以報答閣下之盛意。此頌大安。」

美國空軍少將杜立特謹啓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杜立特完成這次壯舉已升了少將，我當時很奮愉的覆了一封信，記得最後有幾句話：

「我希望你能領導你的同伴再度轟炸東京，我更希望你能領導你的同伴再作先鋒去轟炸柏林和羅馬，使全世界的法西斯暴徒都懾伏在你們的面前！」

附件

這是幾個附件，第一種是杜立特十九日上午從白灘溪到我那裏的親筆備忘錄，那時；李納德等在臨安青雲橋，尚未送到天目，所以有「仍無下落」字樣。第二種，致華盛頓電報，當晚由行署電台發至重慶最高統帥部轉華盛頓的。第三種李納德的轟炸東京雜記，是他幾頁日記，敘述轟炸詳情，很可補充杜立特對我所說的一切。第四種，杜立特與趙秘書途中談話記錄，說明他的飛機與衢州機場失却聯絡的原因，重要是時間差錯與天氣惡劣的關係。另附安諾德及魏德邁對作者的謝狀，以示作戰期間，我盟方為爭取共同勝利，而密切合作的精神。茲分譯如下：

一、杜立特致作者之備忘錄

——抵達天目山後——

昨日五點廿分，我方B-29型陸軍飛機十六架，自距東京八百哩海面一航空母艦上起飛。

轟炸東京後，至少有兩架飛抵杭州灣南之中國海岸。因天晚與重霧關係，無法尋覓衢州機場。我方飛行員，於昨晚六時廿分以降落傘跳下。

我等之飛機，似落在距此方約五英里地方。其他飛行員，在東方約五英里地方。我們欲先往衢州，再至重慶。

司令 杜立特空軍中校

上尉 寇爾

隨我在此

上尉 巴德

仍無下落

中士 李納德

仍無下落

中士 布瑞美

仍無下落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上午

二、杜立特報告華府電

美國華盛頓空軍司令安納德中將鈞鑒：我方已轟炸東京成功，因中國方面天氣惡劣，故至現在為止，飛行員五人安全，飛機恐已盡損壞。

司令中校杜立特一九四二、四、一九。

三、李納德（中士）轟炸東京雜記

附 件

離艦急起飛！我巡洋艦正與日艦周戰，俯衝轟炸機亦參加戰事，（從另一個母艦來參加我們這一隊的）。我們循環飛一周，對正指南針後，看見胡佛起飛時，針正指上午八點二十分。向日本飛約五十英里後，遇日本船隻。此後約二百英里，望見日本之偵察機，向東飛約二千至三千尺高度。

繼續前進時，遇日本小船多隻。

抵達日本，約為距航程五十分之點。白晝抵達之一切條件順利。其他一航程，則利於夜襲。布瑞英與冠爾通知我：有許多船隻，約距三千呎。我們飛臨地上約二十尺，防衛氣球在東京中心點（信號），我們更向左轉；驅逐者緊隨，他們（指敵機）已知我們到達。

冠爾繼續前飛，我們幾乎正在他們下邊；冠爾猛向右轉，並在羣山上空。胡佛仍在我們後邊約五百碼。此處，我們把驅逐者困住。但許多的訓練機與其他敵機佈滿山谷之上空。

第一個炸彈落下時為下午一點三十分。三個燃燒彈，每個約五百磅。布瑞英看見更好地區，所以保留最後一彈。到達薩母（譯音），此時防空砲火甚猛烈，黑烟與爆炸彈藥齊飛。

我們幸也有機關槍在內。我喊一聲，使大家變更高度，防空砲火十分猛烈。見胡佛之第一彈已中目標，上校忽喊令暫停投彈，因胡佛正橫過我們下邊約一百呎。我們下飛約達二十呎，再向南飛，上校怒罵，因為我們正飛在敵人的許多飛機工廠和軍營上空，而我們的炸彈已經用完了。我們放了幾下機關槍，使他們知道我們的去向。

經過日本南端飛向中國，看見胡佛在我們左邊，離水約三呎，此後緊隨着我們後邊，都向中國飛行。

看見幾隻鯉與小漁舟在兩岸附近，共有三百至四百。這時上校通知我們，恐怕不能到地上，因汽油已快完了。大家計劃必要時落在水上，遭遇順風，使我們能飛離日本更遠些。我們希望與計算，已飛了二千二百四十里（約十三小時），在中國海岸偏東遇重霧，升至七千八百公尺，計算以為已近衢州，我等跳下來，布瑞美、巴德、我自己、冠爾、杜立特，按着先後次序。

四、衢州途中杜趙問答筆錄

趙：在離開美國之前，足下與衢州飛機場（或龍水玉山），有無通訊辦法或密碼？

杜：在美時已約好辦法。顯然現在此辦法被誤解，並且我們早到了一天半。

趙：足下飛越中國海岸時，衢州飛機場為何不能接受足下所發之無線電？

杜：亦許他們沒有預備好，因為我們到的較他們想定時間為早。

趙：假使事前並未與衢州機場約定，足下能否落到該飛機場？

杜：當時海岸上若無重霧，山谷間若無屏雲，我們就容易落到衢州。但在夜間，如確定飛機場之界限，則須地上備有燈光標識，此盾似乎彼此早已約定了。

趙：足下沒有較現在手邊更詳細準確中國地圖嗎？我想中國軍事委員會備有軍用之1:50000之中國地圖最好。

杜：我們當時未能備有較好之地圖，這是我們的一大障礙。美國來華飛機師，應備有更詳細地圖。現在就應將此種好地圖，送往美國，因為我們在路上尚須若干時日。

趙：足下是否確知當起飛時，中國軍事當局已獲通知？

杜：已通知史蒂威爾將軍，吾等即將於四月廿日左右到達衢州；我想他會通知蔣介石將軍。再說負責代我們裝備汽油者，知道廿日以前必須齊備，並且我們託他轉達下列各點：

一、無綫電之幫助；

二、巨大亮光，指示飛行場所在地；

三、小亮光指示飛行場四週界限；

我們飛行前最大困難，是我們組織起飛，必絕對秘密與迅速，實在沒工夫交換情報（通訊）和確定情報。

五、美國空軍總司令安諾德謝狀

揚靈將軍助鑒：前承

閣下暨

貴部惠予敵國空軍人員珍貴協助，無任感荷。茲謹代表美國空軍，申達最敬謝忱，即希

察照。由於

閣下暨

貴部果敢人士之協助，益增敵國空軍人員打擊敵人之勇氣與決心。似此精誠合作，洵爲
貴我兩大國家爭取最後勝利共同志願之鐵證也！專此奉達敬頌

助祺。

美國空軍總司令安諾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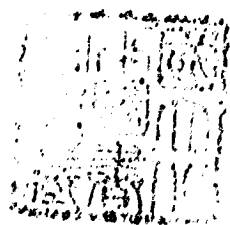
六、中國戰場美軍司令魏德邁亞謝狀

揚靈將軍助鑒：敬啓者，茲謹附奉敵國空軍總司令安諾德上將謝函一件，敬希

察照。至深信

閣下必將繼續與吾人合作以期早日完成合力擊潰共同敵人之堅決工作，實所盼禱。專此，敬頌
助綏。

中國戰場美軍司令魏德邁謹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

生點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杜立特降落天目記

每冊定價國幣壹元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作 人

賀

揚

璣

發 行 人

劉

百

閱

發 行 所

中

國文化服務社

印 刷 所

中

國文化服務社印刷廠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電話：九一七〇五
電報掛號五一二三

